

在边缘为梦想命名

——评曹有云的诗 □孙卓

梦想呼啸

藏族诗人曹有云的诗歌葆有着“呼啸的梦想”，即便“命运纷乱的风在呼啸”（《梦想在呼啸》），只能“赤脚”独自承受现实中的困厄与磨难，他还是固执地将目光转向远方与彼岸。对梦想的执著坚守，决定了诗人不可能顺应市场的趣味而忘记想象、追问和思考。呼啸的梦想、炽热的生命、纯净的灵魂，与喧嚣焦躁的时代、卑微粗鄙的现实生活形成巨大张力，相互撕扯，为诗人带来难言的痛苦和幸福，也激荡出了具有穿透力的诗行。

这“简单的梦想”正是诗人写作与思考的原点。他梦想触碰到春天的大地“孤独搏跳”的心脏，给她“精确公正的命名”，梦想抓住“在信仰灭绝的暗夜中/一只久久飞腾不息的鸟儿”，“搭乘上它坚韧热烫的翅膀/飞向深邃宏阔的空间”。他常为这梦想的遥不可及而感到绝望、苦闷，深感“愧对春天/愧对大地/言辞溃败/沉默是金”（《愧对春天，愧对大地》），但却从未放弃诗人的骄傲和这独属于诗人的梦想。他相信自己的头顶仍然闪烁着巫师和祭司“通天”的光芒，“决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大地上不能完成的/就在梦里完成/梦里都勉为其难的/就在大地上完成”。（《杂诗三十六章》）

曹有云热爱的是土地、世界，是生命本身，他赋予自己的使命是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在这个诸神远逝、上帝缺席的“贫瘠时代”，引导人们寻求诸神消逝的痕迹，守护那些“在黑暗中同样孤独无语”的同行者的星空，让大地再现坚韧壮丽的乐章。

为此诗人曾“穿过悠长纷乱的人间”，孤独地向那些息息相通的伟大灵魂求索，去探秘“大河之畔向日葵般盛开的童年”，和“远古大海青春之魂”对话（《风景》）。《秋天午后的抒情》一诗完整地再现了诗人的寻梦之旅。奥德修斯、但丁、荷尔德林、里尔克、曼德尔施塔姆、保尔·策兰、屈原、杜甫、鲁迅、昌耀、海子……曹有云以史诗般的气魄，和每一个灵魂的歌者相遇，用足够的沉痛、悲悯和清醒来感应这些生命，重温他们悲壮的远方。诗人昌耀曾经这样说过，“如果精神家园的全面崩溃不幸而

言中，诗，很可能是最后一块失地。”曹有云的梦想正构建在这如“圣徒殉道”般的诗歌态度之上，他选择与他们一样，做“精工”，做“西西弗斯”，以不朽的意志追寻真理。

理解曹有云的诗歌，就要将其放置在这“梦想”里，才能理解他既粗糙、沉重，却又飞扬、空灵的创作风格；理解他永久的孤独、艰难和短暂的疏明与幸福；理解他诗中反复出现的“语言”，是为真理寻觅一个家园；理解他“边缘”的选择，是为了离真理的中心再近一些。

万物之令

曹有云迷恋语言的力量。在他的诗中，总能看见词语的光芒。在《中秋的早晨》中，他这样写到：“整个秋天/奔跑的词语/永不疲倦的节奏和韵律/精心喂养了我卑微的生命。”

在语言之中诗意栖居，慰藉了独居在高原的寂寞灵魂。“我在雪山浩荡的风中紧握住词语/紧握住母亲、兄弟和春天发烫的手”（《春天的手》），语言曾经给予诗人爱与希望，它复生了温暖、欢乐，在那些忧伤、苦闷甚至绝望、愤怒的时刻，赋予了心灵信念的光芒。当一只手触摸到“一个闪电的词语”，即便高原、寒冷、黑暗，“幸福之溪”还是开始静静地解冻，“冒着淡淡的热气”。曹有云的诗中，词语常常化身“一缕强力、纯粹的辉煌”，与“幸福”结伴而来。

面对时光的利刃，语言也是他唯一可以拽紧的依靠。“无尽的岁月之火/烧焦了我茂盛健壮的头发表/一夜之间纷纷凋谢/大地何其疲倦忧伤”（《秋天午后的抒情》），时光焚烧后的满目疮痍，只有词语温柔的手能够悄悄抚慰。“在时词语温柔的手能够悄悄抚慰。”“在时词语温柔的手能够悄悄抚慰。”“在时词语温柔的手能够悄悄抚慰。”

“从彻底的空白，‘无’开始，建造‘有’”（《诗》），“把粗糙的石头和土块/打磨成精密而堂皇的宫殿”（《命名》）。语言构建了原初的世界，它通过“命名”让世界开始运行，建构秩序，赋予万物以独特的性质。“从种子到果实/从枝头到大地/从生到死”（《万物之令》），语言甚至可以命名时间。

曾有人因曹有云对语言的赞美而认定其是形式主义者，却忽略了语言背

后的精神砥砺，诗人最担心的恰恰是“精美绝伦/语言豪华的游戏”（《杂诗三十六章》），语言的“命名”隐藏着“真理如何呈现为艺术”的宏大命题，对词语意义的认知展现出的是诗人对生命存在的独特感受和哲学思考。诗人沉重的苦吟里，是对“语言之家是否坚固牢靠长久/信仰天空可否安顿破碎之心/在诸神远逝贫困之夜半/究竟要到哪里去安身立命”的沉郁思索。（《秋天午后的抒情》）

“坚硬的货币，胜利的资本”吞没了“词语宏大的梦想”（《世纪之秋》），“河流困于冰川，梦困于经验，诗困于语言”（《困》）。在精神困顿的今天，被现代文明桎梏的语言已经不能帮助理想主义者突围，诗人追求更本真的、神性的所在。“诗歌停止，词语散落/音乐之水泛起/流向无知的记忆尽头”（《中秋的早晨》），若“语言走投无路”，那么“召唤你前来”的音乐还在悬崖翩翩起舞。（《诗歌，词语，春天》）对语言迟疑、忧虑的诗人，寻觅到了更为原初的天籁。诗人甚至“放弃了命名的冲动”，“在空寂和热爱中/觉知一只鸟，一棵树/全息的生命/而非概念中挣扎的/那只鸟、那棵树”（《觉知》）。曹有云相信，词语或者说生命本身应从原初的荒芜中走来，如春天般蓬勃，如音乐般自由。

边缘的琴

在诗集《边缘的琴》的后记中，诗人对自己“边缘人”的身份作了全面的梳理：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四十余载，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居住在祖国西部年轻的城市格尔木，远离文化中心，是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处于文学塔尖上的诗歌不断被“驱逐”或“施舍”，是文学生态意义上的边缘；作为一名“70后”诗人，远离前辈指点江山时代，没有后生无畏无惧的势头，是书写身份上的边缘。在《边缘的琴》一诗中，曹有云这样写到：“边缘的琴不说话/边缘的琴已开花//荒原的石头已开花/在思想的边缘/在人的尽头/边缘的独特情境，使曹有云和他的诗歌获得了一种亢奋的生命力，对周边世界多了一份难得的省察与领悟。

“雪山、冰川、湖泊、河流、森林、土地、蓝天/精神、信仰、道德、理性、人文、

传统、梦想”，“还有似乎尚未发生，那些稀有珍贵的爱情故事”，曹有云的诗歌总是固守着对古老的吟唱，执著地热爱着这些“过时的诗”。时代在红着眼奔跑，向着似乎壮丽恢宏的未来，诗人却总是禁不住回望，“梦见古老的理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黎明的眼》），缅怀“天赋权利和古老狂欢”（《锋利的芯片：智能时代》），希冀“走向源初，单纯/存在的原野”（《创新》）。

边缘的位置，让他时刻警惕着潮流与热闹。曹有云的诗歌少有日常化的场景与叙事，没有现代社会的氣息和浮华，那些诗坛的新风尚好像与高原中的他没有关系，他甘愿在“滚滚红尘”里，做“无人知晓无人问津”的“木瓜和尚”（《我是诗人》）。身处“高原荒僻无知的一隅”，诗歌的冷遇、语言的孤独，竟好像是神赋予诗人的一种奖赏，被时代放逐的孤寂与苦涩，生发出了澎湃的勇气和持久激烈的生命力量。这正如他在《秋天午后的抒情》中所写的：“请别打扰我/让我一个人坐在秋天里/黄金草原隐秘的中央。”

而当“边缘”的诗人来到这深厚、神秘、不可言说的草原之时，他的位置却是“中央”（《觉知》）。因为这已经超越了世俗意义的地理概念，诗人要在与逝去的众神对话，这草原是存在的根基、神灵的馈赠，代表了庸常人世已渐渐触摸不到的原始力量。雪域高原流动着圣洁的因子，站在这远离喧嚣、繁华的土地，诗人反而发现了从精神内部的“边缘”通达至真理“中心”的隐秘通道：“午后晴空万里/一阵春风吹拂过雪峰/头顶清高的鹰和脚下沉默的羊/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不用寻找/你就在中心/我们早已看透。”（《中心》）孤身跋涉了如此之久，诗人最后在那一瞬间顿悟：守护这“边缘”的历史、价值体系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也许就是一种“中心”的抵达。

在《诗人何为》里，海德格尔这样定义诗人的责任：他是在世界的黑夜更深刻地潜入存在的命运的人，是一个更大的冒险者；他用自己的冒险探入存在的深渊，并用歌声把已敞露在灵魂世界的言谈之中。曹有云正携带着“语言的利刃”，“边缘的琴弦”继续在这真理的梦想中冒险，祝福他永远相信：爱会到来，光会到来。

文友迺君赠我一册他新出版的国画花鸟作品集。寇元勋先生在给这画册写的序里是这样说的：墨笔淡雅，墨色相融。

寇先生在花鸟画方面可谓行家。几年前，在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工作的寇先生回故乡大理举办了一次作品展，我得了消息赶去观看。我对画是不懂的，那日看寇先生画展，艺术上的好自是说不出一个二来，只是一遍遍地感慨：“画真好看，画题真美。”画展中有一幅作品，尺幅不大，而下面的画题我却几年来一直还记得，叫作《春荣枝下无人语》。美的东西，总能使人过目难忘，且长久地、无声地受着其间的滋养。寇先生那次展出的作品，同时也做了一个集子，我后来有幸得了一本，得到画册的时候，从头翻开，在那目录里面，又感受了一回那些画题的清逸与端美。

迺君画集拿到手里，自然地，先要细细地读过目录。《君子之风》为开篇。下来，《秋光》《秋收时节》《南国秋熟》……所有的画作，题材多为兰、菊、荷、竹，又兼蕉叶牵牛、樱桃杜鹃，淡淡笔意间，流淌起季节往复的清明意绪。

在这画集里面，有两幅关于读书的题。一幅《读有用书》。一摞书，一瓶菊，一筒笔，一只茶壶，两只茶杯，以及淡淡的一片蕉叶，几瓣落菊。线装的书是参差着的一隅，笔筒里的笔也错落着，高高低低，里面有几支已然秃了。瓶里的菊花一半明黄，一半淡墨，那淡墨的一半应该是在暗光里的缘故。茶壶是赭色的，看上去应该是陶。两只茶杯上面画有兰竹的图案。几瓣明艳的落菊零星散落在旁。整幅画面给人的感觉，秋光明媚，时日静宁。在一般的花鸟画作品里，像这样以书入题的作品似不多见，而在这幅画里，尤其让它有些惊讶的是里面青花瓷的花瓶和笔筒上的山水：远山隐约，近树清明，似有雾蔼淡淡，缓缓其间，“两幅”山水色调淡远，意境清透。

一幅《秋夜读书》。同样地，有书、瓶花、落英，花为紫红色，一旁地上落了花瓣，蕊明黄色；一只红泥小火炉上坐着一把黑色的茶壶。画面上一瓶花的一侧有一茎竹，插在一只赭色细高的瓶里。那绽开红花的墨色弯曲的枝子，说不出它的名字来。

大约是因为春秋景色，易入画。花鸟画作品里，大抵总是以春秋入题者多，春风明媚，而秋意恬然。在这画集里有一幅《清秋》，画面上共三瓶花，却并不显出芜乱来。三只花瓶均为青瓷。靠右的一只状若墨水瓶，青色的瓶身上画了梅花，里面插的是淡淡红黄的花，有几枝成淡墨色，若在暗影里。居中的一只高肚敞口，瓶身上画有墨荷，一枝荷花正开到盛处。这瓶里插的是明艳的黄菊。靠左的一只圆筒高挑，瓶身上画了树，两方瓦屋隐约其间。这瓶里插的是兰。面前是一把茶壶、两只茶杯，以及黄色明丽的果子，这果子晶亮亮的，看上去有着阳光的透明质感。

再是《菊花黄时蟹正肥》《佳节又重阳》《菊酒》，再是《篱边秋色》《绝色天下重》《秋香》，再是《秋日小景》《秋日得清闲》《秋菊有佳色》……在这些以秋为题的画作里，几乎总有菊花在场，又有清静茶室。菊花自在，茶香静宁。当中，在《秋日小景》里面，也有一只高的青花瓷，在那瓶身上，画了几簇远山，又画了近树、茅屋。清朗的画面上，映映秋光，秋意澄明。花放无语，秋水有声。

菊花本是寻常的物事，在漾漾的乡间亦然。花开时节，村头巷陌，篱边道旁，时见秋光灿灿。又兼此时，稻田渐染秋色，雨水渐收，乡野之间一片秋光明媚，天朗气清。

从溧溧县城往里的淮安以及往外的马场，有农人种有零星的荷。淮安的路旁惯常有两三塘浅池，夏日里路过时，常见里面零星地开着粉色的荷花。大约是因为池浅，荷叶长得不是很阔，荷叶之外的池面上，常常被绿绿的浮萍铺满。之后，由夏入秋，秋而渐冬，若诗里所说的“莲蓬已成荷叶老”，这时候，便有农人携锄前来，除去荷池的残叶枯茎，将池底的莲藕挖回家去，又或到县城的集上去售卖。自此，那些池塘里，便又恢复成一片静寂。

去年初冬里，因游溧溧西湖，意外地在湖岸遇见一池残荷。时间还是上午，湖岸上阳光照耀，长方形的池子里，枯残的荷叶多数折了头，斜伏在池面上。在荷池的一旁是两方安静的木亭，似乎专要为残荷听雨而来。是夜，湖岸风大，猎猎有声，而湖上月色清明，莹润朗照。

在迺君画集里，也有多幅荷作。《城边野池荷欲红》《荷池十里风轻轻》《晓风轻拂》《荷风》《清香满画来》，画题中多带有“风”。我想起多年前有一回，从省城来了一位年轻的女画家，说是师拜名家的，迺君那时介绍过她的画派，我后来不记得了。时间是晚上，迺君把大家召集在县城西街的一家茶苑，还从家里带来了一应画具。在那位女画家当场作了幅画之后，有人提议迺君和女画家共作一幅。迺君谦让，让女画家先落笔。只见那女画家提笔，蘸墨，在画纸上刷刷就画下几个墨圈，我只看得见云里雾里，不知所以。待女画家歇下笔，迺君将笔提起，将画纸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墨圈有的变成了荷叶，有的变成了石头，之后，在下面又画了几尾游鱼、几茎水草，一幅情趣盎然的《小池》便跃然纸上了。《小池》一题是我以那幅画的画面瞎起的，当时两位画家给这画起的什么题我这时却忘了。

菊、荷、兰、竹，都是这大地上的清雅物事。在这画集里，迺君最新创作的几幅作品《秋光》《秋收时节》《晚归》《秋晨》《三月》《山野归来》，笔墨间，山野的气氛愈加浓郁，乡土旧物，清愁满怀。《晚归》里是提篮、锄头、水罐，以及一把插在竹篮里的花。《山野归来》里面是许多半开的鸡枞，一朵一朵，清莹朴拙，似可闻见山野的清香。

在这集子里面，还有几个题是我尤其喜欢的，比如《长向深秋结此花》《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嫣然一笑欲倾城》《昨夜秋声作雨声》……杜鹃艳而知春风，菊花明而感秋气。花开里听闻山水，尺案间细数流年。盈盈在那墨上的，原本是一掬清明的乡愁。

墨上乡愁

□左中美（彝族）



品茗 陈迺君作

乡村，写作及隐喻

□杨仕芳（侗族）

在一些人看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叙事在式微，而城市里的故事层出不穷，那里是一个巨大的写作富矿。但我的目光仍然不愿离开故土。自开始小说创作以来，我写下的所有故事全部来自故土——生育我的故土。

我出生在湘、黔、桂三省(区)交界之地域。那是侗族人千百年来繁衍息居的地方。我曾到城里念书和工作，在外界转了一圈之后，带着疲惫不堪的灵魂回到故乡。故乡仍然如故，非但不嫌弃我，还为我疗伤，包容着我所有的过错。田野里的稻穗、山坡上的黄牛和绕过村庄的小河湾，这些景象总能让我的心灵渐归安宁和平静。我终将属于这里，属于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吵架和没来由的狗叫。在这块土地上，我能在行人眼里看到未来以及他们眼泪的宽广。我相信了，我的写作无法离开故土。我不知道这种迷恋与坚持是否让自己变成一个唐吉珂德式的乡村守望者。

我的思考与写作最初与一场火灾有关。一个夜晚，火光冲天，黑夜被烧成白昼，整个村庄化为乌有，数以千计的人们在寒风中默默哭泣。那只是一夜之间

的事。那是故乡时常见到的场景。故乡人居住的房子，大多是用杉木建筑而成的吊角楼，不耐火。每每遭遇火灾，故乡人没有太多悲伤，默默地重建家园，新的楼房会出现，欢声笑语会飘荡。故乡人在灾难中会会坚韧与坚强。然而，那场火灾却把我的心一起烧毁。被烧毁的是一座数百年的村庄，天亮之后只剩下一地残砖碎瓦，所有有存在楼房里的岁月记忆随之烟消云散。我不禁想起曾经生活在这里的祖辈们，他们留下了语言，却没有创造文字，让许多历史消失在风尘里。当灾难来临时，仅存在物件上的记忆也被强行剥夺。历史就此中断。这是对祖辈的遗忘与背叛。

我想，若干年后，子孙们或许像此时的我一样站在某座山坡上追忆祖辈的故事，当在浩瀚的书籍里寻找不到祖辈的踪迹时，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将会充满忧伤，那是一种无根之感，痛彻心扉。我要像故乡里的木匠对待楼房一样认真对待文字。我要学会用汉族人创造的文字写下我们族群的情感与记忆。多年后子孙们将会在某个时刻透过这些汉字看到此时的世界，从而发现和理解祖辈们的生活，为此温暖，彼此温暖。

民族·身份·创作(六)



广告
中篇小说 较量 荆永鸣
风雨送春归 余一鸣
湖水事件 薛舒
一片飘在空中的羽毛 普玄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特选作品
浮生一日(短篇小说) 赵大河
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报告文学) 铁流
散文 日子是一种了却 何士光
初洗如婴 周晓枫
新浪潮 团结巷(短篇小说) 旧海棠
在尘世(诗歌) 蔡根谈
诗歌 伊犁谣曲 汗漫
迷局 羽微
故地情深 林丛
变形记 周瓛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特选作品
康村，嗨伊那(散文) 帕蒂古丽
陇上行 何建明
叶舟 李迪
二〇一五年第十期(总第六百七十四期)目录

2015年第10期 总第447期
青島文學
主编 牛鲁平
本刊推荐 王祥夫《从(窗户外)看王祥夫的独门功夫》 张艳梅
小说主页 刘玉栋《大寒》 郭本芬《紫气东来》 邵芝芳《空位子》 魏世仪《失眠的星星》 刘芳君《美文视线》
故乡:原点与彩饰 耿立
踉跄在小巷里的身影 指尖
骑行杭州 晓枫
无意泼掉的鱼 车克全
奶奶声音的回响 若菡
红蜻蜓 李俊杰
世家随笔 落叶情思 戴永夏
消失的光年 张静

文学港 2015年第11期 总第204期
好看 动物杂志(随笔) 刘向东
小说 心里有把刀(中篇小说) 包倬
小说主页 王怀强《在青岛》 黎叔权《光影视界》 晓明《流动的太阳部落》 魏德强《词语鲜亮》 日子安静·雨兰
诗歌 登山者(组诗) 小米
女同学(组诗) 边建松
散文 三余堂散记(散文) 商震
木匠书(散文) 唐力
评论 在危险处拯救的寓言(评论) 王千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五楼邮编:315000
投稿邮箱:179731320@qq.com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0.00元 全年价:120.00元

诗歌月刊 POETRY MONTHLY 2015年第10期要目
本期头条 夜筑的鸟巢(组诗) 王学芯
在月光的灯里品尝纸上的时光 张德明
宏村与黄山有感 石江山
隧道 潇潇访谈:语言是我减缓巨痛的杜冷丁 若非 潇潇
先锋时刻 邹汉明 周公度 陈超
国际诗坛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选 周瓛译
[德国]梅儒佩散文诗选 黄霄翎译
文莱诗歌小辑
海 庭 罗米欧 梁友情 无极人
现代诗经 侯四明 田勇 双木 王玉清 王涛声
吴波 李之平 牧野 陆新民 七月
冯 钰 方舟 魏荣冰
评论 陈 晏 陈爱中
主编:王明韵. 邮发代号:26-176. 单价:10.00元, 免邮资. 邮购地址:230001 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六楼612 诗歌月刊收. 联系电话:0551-62888379.